

偉大的安慰者

李 又 然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偉大的安慰者

李 父 然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偉大的安慰者

著者 李 又 然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 (140) 字數 63000 印數 00001—26000
31''×43'' 1/32 印張 3⁷/₈ 定價 0.39元

前言

散文二十二篇。大部分都是全國解放前在延安和東北寫的。十七篇從早已絕版的『國際家書』裏抽出來，經過了修改。爲了前進，我希望這種修改是剪去多餘的枝葉，樹是活的。另外五篇，四篇發表過，一篇——『波蘭和中國——我們大家的兩個家』沒有發表過。

書名本來仍舊用『國際家書』，儘管書的內容已經不同；可是終於改了，原因之一是追悼羅曼羅蘭先生的這篇東西——『偉大的安慰者』，對於自己來說，印象最深。

先生逝世已經十周年。偉大的死者永遠在呼吸。我浪費了許多時間，沒有做什麼。即使可以把過早的、無效果的努力，以及治病等等，也都包括在浪費之內，我完全浪費的時間還是多的。而這是什麼呢？一個黨員浪費時間，就是向黨掠奪黨齡，不能是別的。獻給一切默默的承担了時代的苦難，心裏藏着光明的祕密（戰士隱諱自己的戰蹟），最謙遜最堅強的人。不再看見別人受苦是他們自己受苦的目的，是他們的希望和幸福，是他們從苦難所得的至高的歡樂。

又 然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

目次

前言·····	一
再見·····	一
穿軍裝·····	三
樹葉·····	九
閃電·····	九
雨·····	二二
歡樂·····	二七
光榮屬於紅軍·····	二〇
波蘭和中國——我們大家的兩個家·····	二七
吉普車·····	三〇

舊世界末日正在到來·····	三五
『發明』和『宣判』·····	四〇
『這樣的時候還能在家嗎？』·····	四〇
擴大侵略正是侵略者死滅的加速·····	四九
偉大的安慰者·····	五五
俯首·····	六四
勇敢是平安·····	六七
『嘉獎』·····	六八
尤利斯·伏契克·····	六九
精讀習慣和集體精神·····	八二
聯繫實際，拋開自己！·····	九〇
『無食我苗！』·····	一〇〇
『國際家書』初版後記·····	一二三

再見

我到太陽島，是來親近江水和陽光，吸取它們的涼爽和灼熱，使我的身體迅速恢復健康，好更從容前進，更有利於莊嚴偉大的人民事業。

可是我有一個更大的願望：願意參加『青年之家』同學們的集體的生活和學習。

你們充滿朝氣，有自己還不認識的力量，我願意接受你們的影響，就像花草、樹木、森林吸收露水那樣。

而作為微薄的答謝，我願意把自己對於生命和鬥爭的認識獻給你們。我希望啊：自己五年才學會的東西能使你們——我的多麼親愛的兄弟姊妹們——一年半甚至一星期就了解；自己從痛苦中才領悟的東西呢，就更希望你們能從歡樂中接受了！

可是我們沒有認識多少天就分開了：『青年之家』因為秋季快到就要勝利的結束……你們有的回到學校去，有的去參加實際工作，都是好的，都是幸福的。我就祝福你們每一個人（我自己也在內）每天都更進步，都更活躍！

都去更自覺的、更主動的接受最高的命令，就是說：都去更用心的傾聽人民的聲音。

都去更英秀的站定在人民的立場上看一切、想一切、做一切。……天要下雨了！我們第一就要想到這雨是否有益於農民。要是有益，那就認它爲美，即使它把我們淋濕，好像我們走在街上也在游泳似的。否則，倘若這雨落給痛苦的農民以更深的憂患，我們就應該憎惡這雨，不要漠不相關。

講不完。再見了，我的同學們！我們在街上再見，在江沿再見，在今年最後幾次游泳的波浪中再見。

我們再見！我們以後，在全國人民慶祝自衛戰爭最後永久的大會上再見！

一九四六年八月於哈爾濱

穿軍裝

——給吉北聯中參軍同學們的信

一百四十五名第一批勇敢的參軍的男女同學們——我的同志們：

我們不斷的得到人民解放軍全面大反攻的捷報；而像燕子和白雲一齊飛來那樣，同樣是鼓舞人的消息也接連的傳來了，使我們知道你們在行軍和宿營裏，在軍民關係上，在政治和軍事的學習上，在火線上……一切都符合人民的希望，這就使我們的日子從今以後每一個都成為節日。——慶祝你們勝利！健康！

你們參軍加速蔣介石的毀滅。

為人民事業，祝福你們每天更愉快，更活躍！

你們爭先恐後的穿起人民解放軍軍裝，這不是簡單的服裝改變；這應該是與舊衣服脫下的同時，斷然的掙脫一切舊社會關係的牽連，而以戰鬥的姿態在人民世紀中出現——『人民世紀』就是說整個世界，從今以後的無窮的歲月，海洋，大山，日月星光……都是屬於人民的了！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每一小時，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是

屬於人民的了！人民是主人，就像天最高。

穿起人民解放軍軍裝，同志們，你們親身體驗到：這是決心永遠跟共產黨走，與工農兵結合、對工農兵負責、向工農兵學習與報答……

這是革命鬥爭生活正式的開始，使自己一輩子在共產黨的領導與愛撫下——像萬物在陽光下生長——來成為人民苦難的分担者與消除者，人民幸福的爭取者與創造者。

我們的軍裝，樸素而光榮，是一種共同的符號：是我們中國有大志氣的、有大才能的，真心愛國而又最自愛的男女知識青少年，追隨在廣大的翻身農民之後，和他們一齊參軍、並肩作戰，革命當主人的共同的符號。

我們的軍裝，是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工人裝」，是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現代的戰袍。

無數純潔進步的男女知識青少年，從這軍裝看見了力量和輝煌的明天，並且向這軍裝寄託了包含羨慕、好奇和新的自我發現等等因素的愛。在不止一個地方，我的軍裝上衣，就被好多可愛的同學試穿過，於是這上衣，就占有了更多的多麼可珍惜的回憶，我甚至想不再洗的。

穿起人民解放軍軍裝，親愛的同學們，我的同志們，你們成羣結隊的湧進革命大家

庭，從解放區到新收復區，以至到敵後，去幫助那邊人民也翻身；從學校到前線——更高更大、最高最大的學校——去參加戰勤工作以至扛起槍來，爲人民組織勝利，爲人民立軍功，使自己受最堅強的鍛鍊。

在我們偉大可愛的祖國的全部領土上的每一個鄉村和每一個城市，我們必將到處接觸陽光那樣，到處發現人民解放軍軍裝和毛澤東的感化和領導，全國都將是——都已是我們的力量。

而假如這軍裝是劍鞘，那末同志們，你們長期隨軍工作、忠誠爲兵服務、本身也當人民子弟兵的這種意志、行動、才能和智慧所交織而成的力量，表現出來就是鋒利的劍。你們爲人民而斬妖（以蔣賊爲首的妖魔鬼怪、狐羣狗黨），這劍將發射萬丈光芒。

在你們開拔之後，一百八十九位男女同學跟着老師們下鄉去了。我剛才讀到在五棵樹的一位老師的來信說：『我們的同學們工作得都很好。雖然有的是初次下鄉，衣服穿的不太多，或年紀太小，但都很好。他們都知道克服困難，努力學習……』他們之中，很多的將長期在農村工作，更多的走時都說：『我們回來也參軍。』他們將是第二批參軍的，他們要和你們在前線和關內相見了。

被留在學校裏的同學正在突擊排演『血淚仇』和另外的劇本，他們很快就要過江。

了，深入到新收復區裏去。他們也出發之後，我們的學校就只剩下百把名秧苗似的小同學了，這些小同學，也提出了參軍的要求——在還喜歡紅藍鉛筆的年齡上，竟也要求拿槍了。『參軍』幾乎成了我們的『校風』，而你們，第一批參軍的同學們，你們就是開這風氣之先的。

人們把你們參軍這件事與時局發展和其它重大的話題連在一起談論着，讚嘆着。

你們的參軍被寫在掛號信裏，被記在日記裏……

你們光榮一如勇敢！

最後請放心：你們的家在解放區裏，就像眼珠在眼眶裏，就像你們自己在民主聯軍裏，一樣安全的。

請接受最親切的愛慕之意，我的第一批參軍的同學們——我的勇敢的男女同志們！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於檳榔

樹 葉

『菜館林立』，人民吃樹葉——樹葉也將吃不到。全中國再這樣下去，除了抗日民主根據地以外，將不再有人民了，只有飢民、災民、難民了。

天災麼？大水也曾沖到過我們的邊區來。——河裏揚起海裏的波浪，我們站立在山
上，像到了海邊。

但是災民在哪里？

我們也有災民嗎？

我們的留守部隊，給人民從大水，搶回飄走了的東西，一如在戰場上作戰，奮不顧身，無比的勇敢。商人有受災的，我們的政府立即援助他們造新屋、進新貨，他們照常做生意，招牌的字都寫得比大水來過以前有氣魄，店面也更寬敞了。

我們這裡即使有天災也沒有災民的。

從河南，災民向邊區成萬成萬的湧進來。我們的政府安頓他們，撫慰他們，給他們窩洞、糧食、土地、農具、耕牛、種籽……又要他們不繳公糧三年。他們的小孩進學校，

他們的家屬，生病的和將生產的免費住醫院。他們獲得做人的意義了。

他們也負起做人的責任了：保衛邊區！

『豐收成災』。魯迅先生對殘暴的統治者『毒辣』——正因為他熱愛人民——在他的雜文裏寫下這四個沉痛的字。魯迅先生的雜文是最正直的中國現代史。

今年，有的地方確實鬧水災或旱災；但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你們在『統一』，人民『愛國』就『犯罪』，『豐收』也『成災』。

你們那邊，沒有天災也有災民。

天災是人禍。

你們擴大它，

我們戰勝它。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延安

閃電

天邊飛舞着一道道的閃電，——從火車上看見。

有一道閃電真像一個極大的問題，很久的在天上，最敏捷迅速的閃耀，似乎是在提問題。我感到自然的壯麗和偉大。

但是一點也沒有同時感到人渺小。

人比自然更偉大，因為偉大的自然人能征服它。

在革命的、集體主義的、一切爲人民的鬥爭、學習和生活中，『一人爲大家，大家爲一人』，人有無窮的力量。

小時候聽見雷聲看見閃電都有點怕，相信『神』是存在的，他主宰着人，小孩子做『錯』了事他也不原諒，要重重的懲罰。可是這是童年的回憶了。要是真有可怕的『神』，也要推翻他，人來主宰他。

我們什麼都不怕。我們怕什麼？什麼能使我們怕呢——既然是在革命的隊伍中？階級社會的一切陳腐、反動、黑暗、陰險、卑賤的殘餘勢力日益被肅清，人類終有

一天，以全力和自然作戰而控制它，就像控制烈馬。

生活與學習於革命的大家庭中，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爲人民幸福而獻身，從鬥爭中成長，我們有自然的主人這樣一種感覺，我們什麼都不怕。我們要使人民所怕的一切怕人民。

我們什麼都不怕，也誰都不怕——沒有人能使我們怕他。

你知道，在階級社會中人可以分敵、友、我三種。「我」是革命大家庭裏的人，是最可親的，應該比親兄弟親姊妹更可親，因爲兄弟姊妹雖說是一家人，可是在舊社會裏，各人的思想未必就像同一株樹開出來的花——一樣美麗一樣香，而同志是好書那樣讀的人自己選擇。

我們同志之間可歌可泣的事情是說不完的。我們步調一致走向敵人，它是征服對象，『不投降就消滅它』。敵人怕我們，它不是可怕的。

朋友是可愛的，也不是可怕的。相互更信任更接近吧！我們到處有朋友，敵人到處有敵人。

我們什麼都不怕，也誰都不怕——沒有人能使我們怕他。我們只怕看錯敵、友、我。人的面目，不像稻和草那樣容易分清。

而站穩人民立場，愛與憎……一切都從人民事業出發，再回到人民事業，一如雨，水汽從地面蒸發，飄到天空，凝聚起來變爲雲彩，再落到地面，這樣，我們就目光像閃電一樣，不會誤用感情看錯人……

一九四八年「五卅」於吉林